

接煤炭

□李中华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我的家乡,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有土灶。儿子结婚后要分家,首先请灶匠师傅来修一台土灶,再分些粮食和缸缸罐罐,就算是新家落成。一台土灶两个灶膛,上面放两口大铁锅,分别为柴灶和煤炭灶。我们村位于山下的平坝地区,去山上割柴太远,因而烧煤炭的时日比较多。

那时候,农村没有公路,交通不便。农闲季节,家里的劳动力就挑着炭箢走小路去山上买煤炭,挑回家后堆放在屋角,供农忙季节或过年过节、做生做酒时烧。如果遇上那段时间挑煤炭的人太多,煤炭就会供不应求,挑煤的人就得排队等候。天不亮就出发,步行几个小时到煤厂,再等候几个小时,挑着煤炭到家,天就快黑了。一大天没有吃东西,路上怎么有力气走得快?因此,到了下午,家里就会安排孩子背着背箢或挑着炭箢去半路上接煤炭,顺便给大人送饭。

我们家多数时候由父亲一人去山上挑煤炭。天边露出鱼肚白,村落还在沉睡,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,听见外面有窸窣窸窣的响动,我知道那是父亲和母亲起床了。父亲从我家地坝边的草垛里抽出一把金黄色的稻草,搓两根细

长的绳子,套在胶鞋上,以防山路溜滑。母亲则烧柴火为父亲煮一碗面条,或者将头晚的剩饭加热。父亲吃完就挑着炭箢匆匆出门,多数时候,下午太阳落山才回来。所以,每次父亲去挑煤炭,只要下午四五点钟还没回来,母亲就会把饭菜装在一个大碗里,上面再倒扣一个粗碗盖住,然后把饭碗放进小背箢里,叫我背着去半路上接父亲,并嘱咐我回来的路上一定要帮父亲背一些煤炭,以减轻父亲的负担。

记得那是深秋里的一天,我下午放学回家还不见父亲挑煤回来。母亲像往常一样把热饭装在背箢里,叫我去半路上接父亲。我独自走在乡间的石板小路上,望着远方灰白的蜿蜒向上的山路,期待父亲的身影出现。太阳落山,天边还有一片橘红的晚霞,我径直向前走着,看见一个又一个挑煤炭的大人向我走来,却一次又一次令我失望。但我坚信父亲就在前面,就在他们身后,距离

我越来越远。终于,我看见了熟悉的身影。一个剃着光头、穿着草鞋、挽着裤管的中年男人,正埋着头、挑着沉沉的煤炭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来。他的深蓝色上衣已经泛白,肩头搭着的灰白色毛巾把长方形补丁遮了一半。我确定那就是父亲。爹,我大声叫起来。父亲抬起头,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一丝疲乏的惊喜。他站定了一会儿,喘了一口气,便把左肩的担子换在已垫毛巾的右肩,又继续往前走,肩上弯弯的褐色木扁担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。走到我面前,父亲停住了脚步,把沉重的担子竖向搁在路边。他取下扁担放在两个炭箢上,在扁担上坐下来,一边喘气,一边扯过肩头的帕子沿着额头、脸上、嘴角、下巴、脖子上的汗水胡乱一抹,解开上衣胸间的两颗纽扣,做了几下扇风的动作。我连忙把饭碗揭开递给父亲,饭菜没有一点热气,可父亲说还有余温,便拿着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

来。趁父亲吃饭的时间,我弯腰去捡几块煤炭装进背箢,也想为父亲减轻点负担,可父亲坚决不肯。他说:你一个小孩子家,背得起啥,我这么远就挑过来了,还挑不回去吗?

父亲只用几分钟就吃完饭,把空碗放进我背箢里,挑起担子快步往家的方向走。父亲走在前面,我走在后面。父亲越走越快,我要一阵小跑才跟得上。路上遇见熟人,总会有人逗我:小妹儿,你接的煤炭呢?你背一个空背箢还跑不赢你老汉,怎么得行嘛?我不回答,只是不好意思地笑。

太阳的余晖快要散尽,西天只剩下一片凄艳的、即将冷却的绯红。路上多了扛锄头归家的农人,放牛的老人,还有光着脚丫割草的孩子。暮色四合,一切都模糊了。灶屋点了煤油灯,母亲站在地坝边迎接我们。父亲挑着沉甸甸的煤炭,迈过灶屋那道高高的门槛。母亲为他端上一盆泡脚的热水,氤氲的蒸汽模糊了他疲惫而欣慰的脸。

多年以后,家里的土灶拆了,扁担和炭箢也不知去向。但那个黄昏,扁担的咯吱咯吱声、父亲脖颈上晶亮的汗珠,以及那墨金般的煤炭所承载的重量,却永远地压在我的心头。

向秋天请个假

□黄芳

出门抬头眺望窗外,梧桐树前几日还苍翠葱绿,忽然就染了风霜。其外表郁郁葱葱,内里却翻出了斑驳的黄,且有不断进军之势,仿佛人有了第一根白发,就会拦不住接二连三地生长。

栾树的果实由深红褪成淡黄,而秋意,却更深了。

更深的不仅是秋,还有接二连三出现故障的身体,毕竟也走过了盎然的春和热烈的夏。像那棵外表看上去苍翠的梧桐,内里却有不少叶子已开始打蔫,枯萎和凋零,正一点一点前来叩门。

清洁工婆婆手持扫帚哗哗挥动,零散的落叶瞬间聚拢,像一群群准备洄游的鱼群。刚刚洁净如新的地面又飘来一片叶子,发出啪的声响,仿佛在轻轻提醒,等等,还有我。婆婆瘦小的身子在黄马甲下直晃荡,筋骨凸显的双手不停挥舞,粗糙麻黄的发丝上也沾着一片叶,已然不再青葱饱满,但相比她的蜡黄脸色,黄叶似乎更显健康。这也许是一位为生活所困的老人,也许是一位在家闲不住的妈妈,与其发呆倒不如出来活动活动。尤其这个季节,不冷不热,橙黄橘绿。有花开,虽然不甚明艳;有叶落,亦还未形成摧枯拉朽之势。仔细打量,发现还有一些植物在铆着劲抽芽长叶,简直是把秋深当春早对待。

正想着,一树石楠出现了,蜡质般的老叶墨绿墨绿,水灵的新芽却摊开红嫩的小手,阳光下如嗷嗷待哺的小雀,这些小芽不知秋霜将至吗?或者本来就是寒霜的姐妹、



王雨 摄

寒冬的使者?那些鲜红的颜色,或许正需要冰雪来保鲜呢。

这让人想起畏寒者与冬泳者。前者一夜风来气温稍降便迫不及待裹上羽绒服,恨不得披上被子出门;后者却愈挫愈勇,风霜雪欺,层层剥离,迎着风,迎着雪,往刺骨的池水里跳,天越冷,豪情越涨。

樟树和桂树虽没抽芽,但枝叶茂盛、葳蕤,没有任何衰颓之色,不愧是四季常青的物种。

三角梅倒是显出颓唐之色。它是怕冷的花,只要秋霜来临,一准瑟瑟发抖。而一旁的木芙蓉则毫无惧色,粉色的花朵如少女的脸庞,明媚娇艳,带着几分娇羞。更

有那岁寒三友之一的菊花,百花凋零,残荷倾颓,唯独它含苞抱蕊、跃跃欲试,难怪白乐天赞曰: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。

花有花期,物有物性,种类不同,禀赋自然不同。即便是同一种树,性子也可能大相径庭:有的叶粗有的叶细,有的高大的有的低矮,有的果实甘甜的有的苦涩,有的喜干有的喜湿。

转角处,一棵银杏披上金装,而相邻的另一棵却葱茏翠绿,玲珑的小扇子没染一丝秋色,而不远处另一棵则完全枯萎殆尽。几棵树的树龄相仿,生长环境也接近,为何一个容颜依旧,一个青春不再,甚至再也回不来?除了环境、保

养,大概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了。

想起自己也曾是春芽般的年纪,一心只想着生机勃勃、积极向上,哪里肯为了一些私事或小恙而歇息片刻?当年结婚,明明是法定婚假,却因同部门工作,两家距离不远,索性利用周末就把事情办完,没有耽误一节课。

家里两位老人去世,都恰逢假期,一位在暑假,一位在元旦。熟悉我们的朋友说,他们是真疼你们,连永别都不耽误你们一天。是啊,真心爱我们,连离开都选好了日子。

还有几次,身体明明发出预警,却因为不在假期,不愿耽误工作、麻烦同事,终究把请假的念头压了回去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任务,你歇了,担子就要落到别人肩上,那种负重前行的感觉不愿带给别人。于是只能忍,等放假再说。

就这样,错过了许多缓缓的时光,失去了从容看风景的机会。如果当时缓一缓,或许我不会金黄得这么快,或许能像那株葱茏的银杏,在秋风中多保留一抹绿意。

所以在寒冬尚未完全攫住一切之前,向秋天请个假。这并非退缩,而是在生命必然的进程里,为自己争取一次温和的叛逃。我们无法阻止青葱走向金黄,无法阻止金黄最终归于泥土,但我们或许能选择在飘落之前,好好地、完整地看看自己。

终究,每一片叶子都知晓大地的召唤。但我需要在那阵风来临之前,亲自确认枝头的温度,与天空的颜色。